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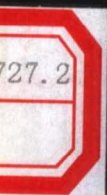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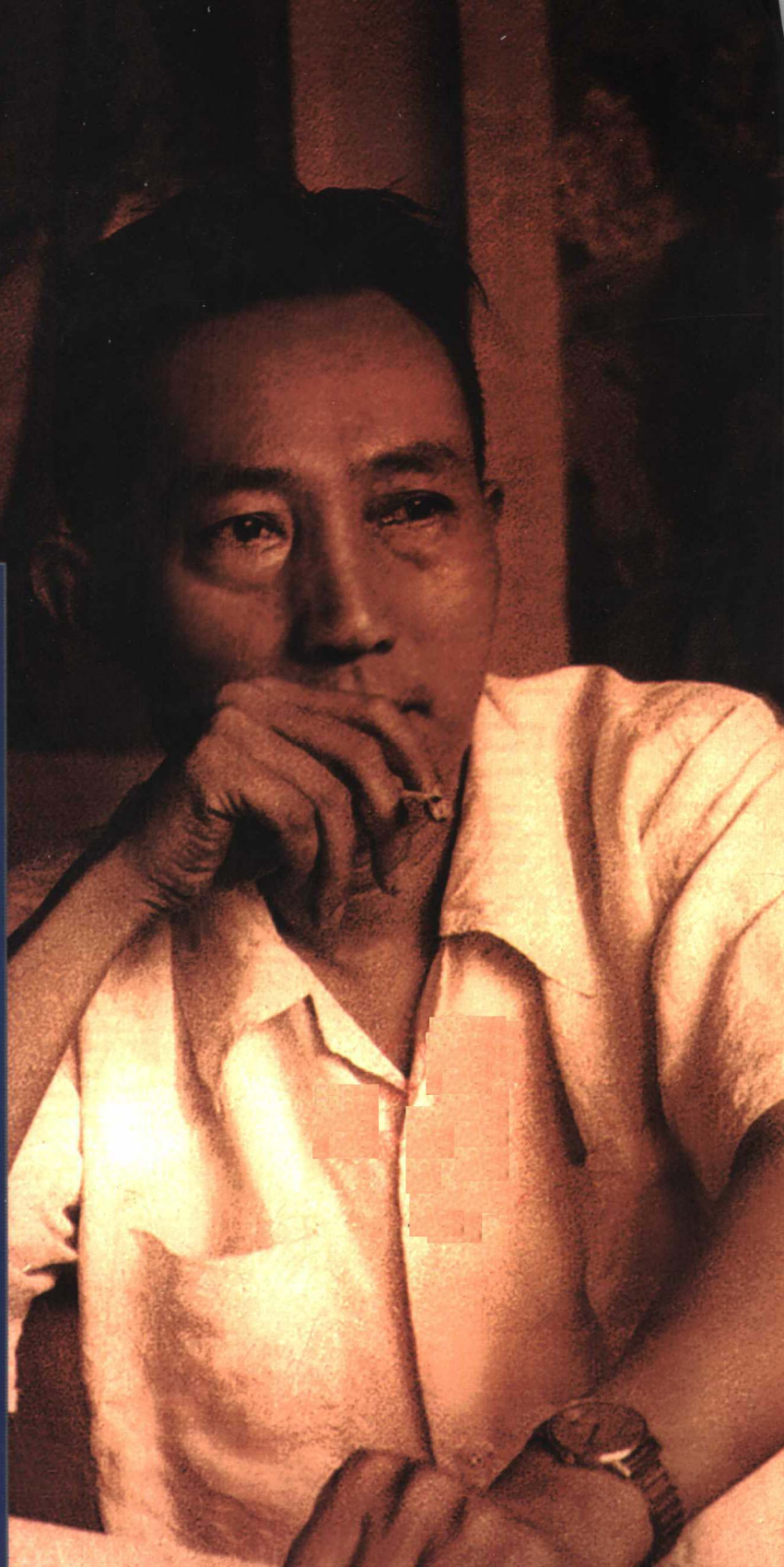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辉 主编

傅抱石

山谷 著

落笔世所稀

大象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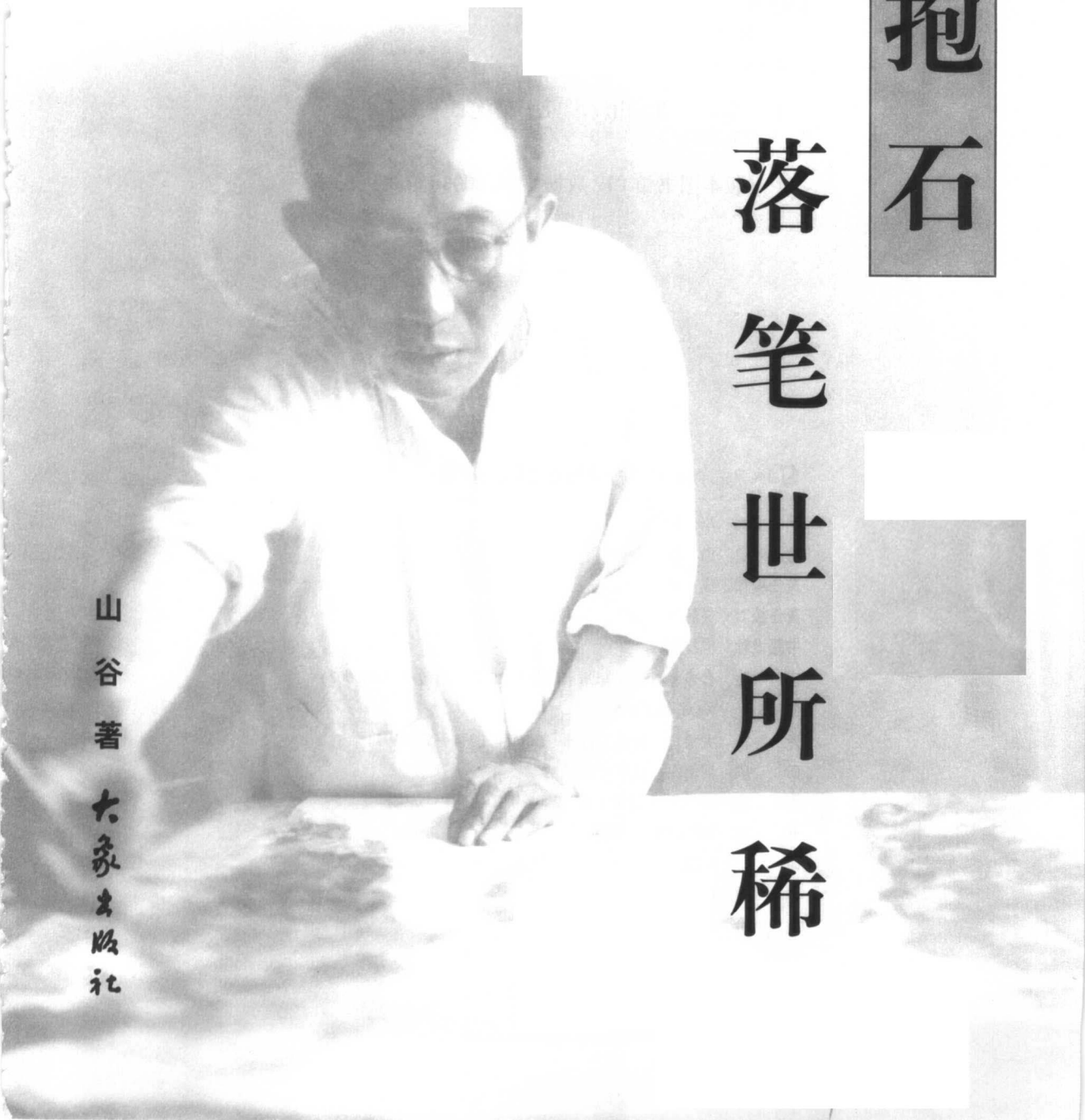


📖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傅抱石

落笔世所稀

山谷著 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抱石:落笔世所稀/山谷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
2003. 9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3221-2

I. 傅... II. 山... III. 傅抱石一生平事迹
IV. K825. 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9883 号

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傅抱石:落笔世所稀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著 者 山 谷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吴韶明

书籍设计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(电话: 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8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傅抱石在日本，与盐出英雄
“洵如贵公子”的形容吻合。

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，只要我面对先生的画，就会产生一种如见其人的感觉。我虽没有见到过傅先生本人，但我想他一定是一位不仅具有宽广、善良的心胸，而且具有细腻丰富的感情的人。

这个感觉真是非常真切。

在日本武藏野大学教授、著名美术评论家、当年傅先生的同学盐出英雄的眼里，长他八岁的傅先生，皮肤白皙，头脑明敏，器宇轩昂，洵如贵公子。这个印象，我们可以从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拍摄的几张照片上，得到印证。

但傅抱石不是贵胄子弟，也不是出自书香门第，而是寒门出身，完全靠自身的努



在日留学期间留影。



傅抱石的母亲。

力，自学成才的。

先生祖籍江西省新喻县（今新余市）章塘乡，出生于南昌，幼年丧父，靠母亲补伞为生。他天资聪慧，从小就志向远大，爱读书，苦读书，过目不忘，直到晚年写文章，引用某书，仅凭记忆，有的甚至可指出某段出自某书第几页。因为酷爱读书学习，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入学读书，所以在南昌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后，就留任该校附属小学教书。



罗时慧与婆婆（中间坐者）等亲友在江西家中合影。

母亲徐氏，童养媳出身，性格刚直，作风豪爽，虽贫穷却常行善事，喜欢结交朋友，会吸旱烟，又能喝酒。先生的相貌有点像母亲，他乐于助人的品性，以及作品的大气恢弘，都有来自母亲的一份影响。先生对于母亲十分敬重，他公费留学日本时，从有限的经费中拿出近一半的钱留在家里，以保障他离家后母亲的生活。甫到日本就拍了一张照片，题上字，寄给母亲，上面写道：“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，日本东京摄，呈母亲大人赐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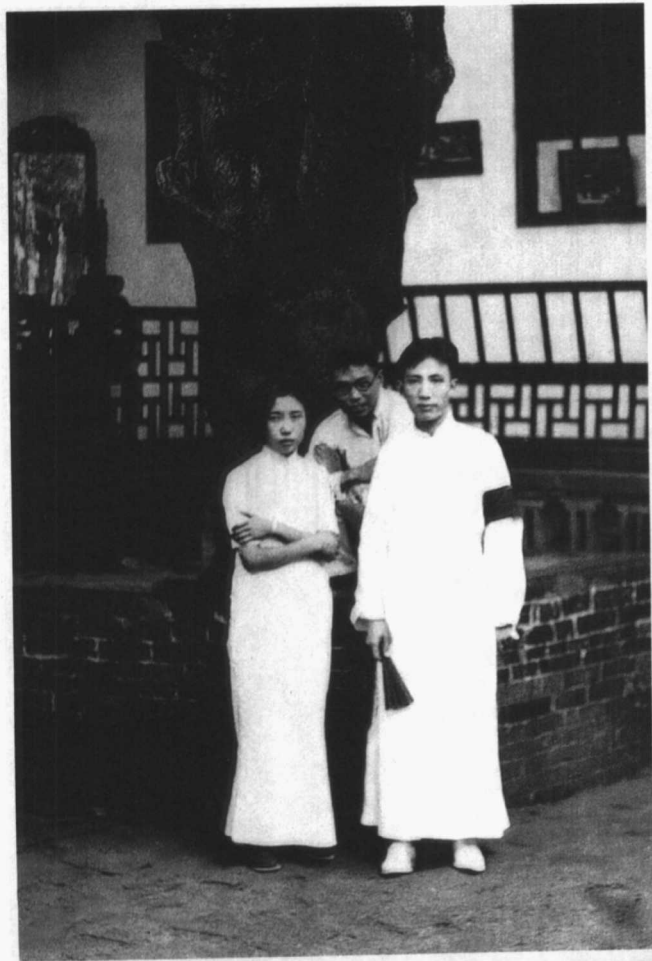
1935年5月，傅抱石在日本东京举办了第一次作品展。个展结束之



在日本所摄，先生亲笔题写：“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，日本东京摄，呈母亲大人赐阅。”

际，他得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，立刻启程回国，但人还没有到家，他母亲就不幸离开人世。这位慈爱又严于教子、在困境中保持耿直品性的女性，让傅抱石缅怀终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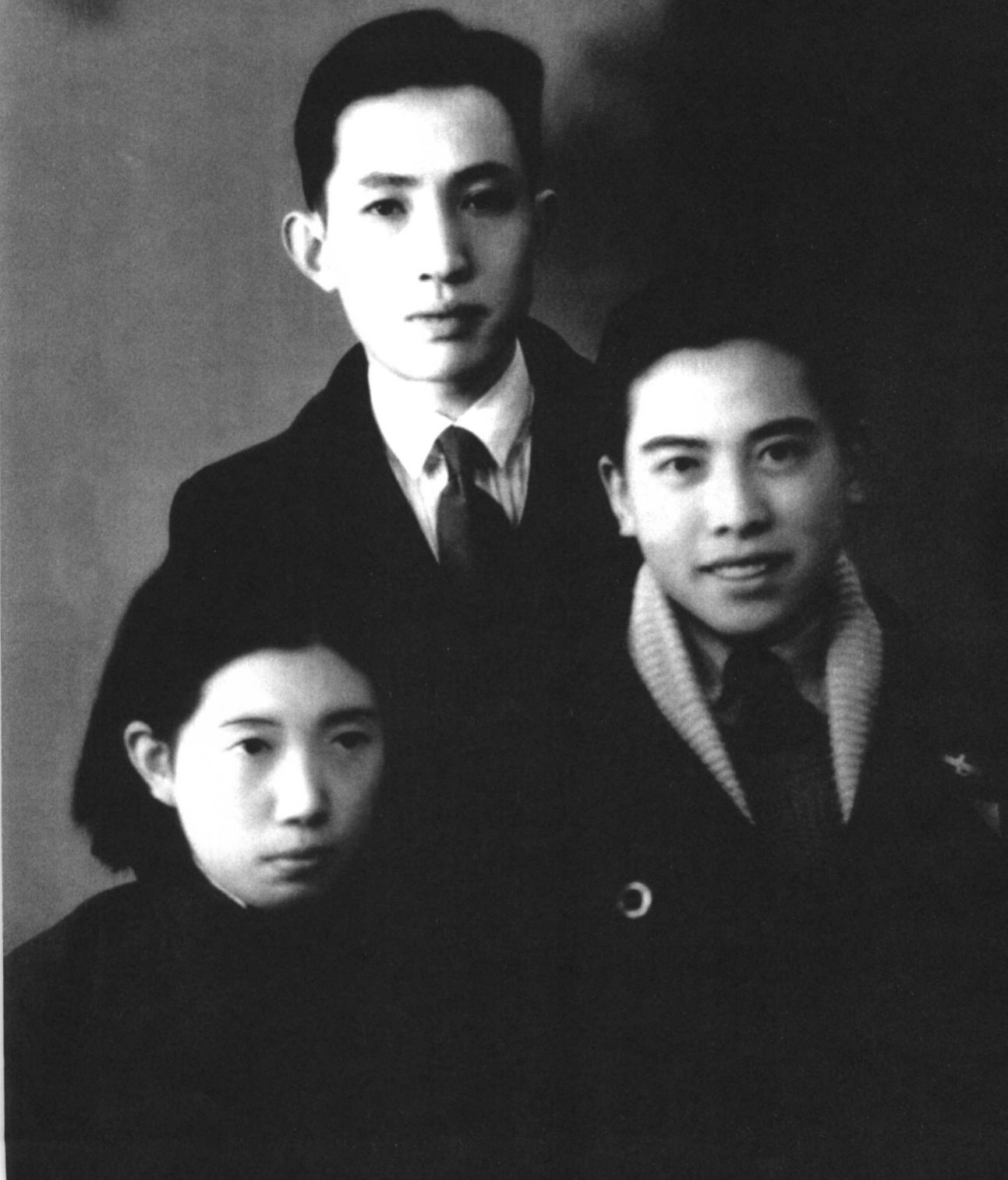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的夫人名叫罗时慧，是南昌“豫章罗寓”的大小姐。她十四岁考入南昌省立女子中学读书，北伐战争开始后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，加入“CY”—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是位见多识广的进步青年。“八一”南昌起义后，备取在省立一中艺术班，成为傅抱石的学生。



我第一次拜访郭老府上的时候，一进客厅，一面大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大的瀑布的中国画，就让我大吃一惊。我站在那里，经过了多少时间我都感觉不到了，我的心魂完全被那雄浑、幽玄的景色，那新鲜的画面夺去了。这时候，郭老告诉我，这是傅抱石的画。从这开始，我知道了傅抱石画作这一伟大的存在，而且，不断地看到傅抱石的各种各样的作品，我自己也得到了一幅瀑布。

(日本)西园寺公一

1935年傅抱石母亲不幸辞世，傅先生惊闻噩耗，匆匆回国奔丧。照片为一身素服的傅抱石、罗时慧夫妇。



傅抱石夫妇与罗时慧弟弟。时在1936年前。



傅抱石在南京傅厚岗六号的故居小楼，先生在此住了十三年之久。现装有窗式空调的一间是先生生前卧室，隔壁有长阳台那间是先生的画室。



恨古人不见我。

师生相处，日久生情，于1930年1月喜结连理。

婚后，罗时慧考取了武昌艺术专科学校，就读于图画音乐系，毕业后，也一度染翰，而且画得不错。傅先生东瀛学成回国后，她就很少作画，以全部精力支持丈夫的事业，养育孩子，照顾家庭，使他免除后顾之忧。傅先生作画，她磨墨，所以她自称“磨墨妇”。几十年共同生活，夫妻相濡以沫，感情极深。

南京是个小盆地，夏天炎热，到了晚上，白天余热还不能迅速消散，因此相当闷热，使人难以成眠。这时，傅先生全家便在院子里乘凉。时慧夫人常常穿着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，睡在院子里的小竹床上，轻轻地拍着扇子。抱石先生总是坐她的

身边，手里也拍着扇子，一边与夫人娓娓相谈，一边帮夫人捶腰，往往捶至深夜，直到夫人熟睡。罗时慧的腰病是在生二女儿傅益璇时受凉落下的，二女儿有多大，傅抱石就帮她捶了多少年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傅抱石在南京师范学院参加“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”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开会交心，常常交到深夜，就是在大风大雪的夜晚，也不能缺席。这时，小孩子们早都熟睡了，罗时慧还在苦候，有时会冒着风雪，撑着伞，跑到傅厚岗巷口去等。先生回来后，一身寒气，又冷又饿，罗时慧早准备好了一杯白干，一碗热汤面，加了红红的一层辣椒

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全家福。

省文联分组讨论会上，最右边穿白汗衫之人为傅抱石。





1958年至1959年间，傅抱石与夫人罗时慧留影于南京傅厚岗六号寓所前。

1935年，抱石从日本学成归国，在南京大学任教。抱石酷嗜读书，治学严谨，写文章必广搜博求各种资料。南京龙蟠里原首都图书馆藏书度富，且多善本，对抱石来说是个宝库。善本书是不许外借的，要资料必须抄录。当时我在南昌心远中学教书，每年寒暑假来南京。那年腊月，我天天陪抱石去图书馆，他一边找书，我一边抄书，沉湎其中。偌大的阅览室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煤炉，煤火半燃，仅感微温，我伏案疾书，不数日手背皆冻坏，长满冻疮，嗣后每年必发，至今瘢痕隐约可见。那时我和抱石抄古人的书，曾几何时，抱石也已作古。现在是我的女儿女婿抄父辈的著作，同样甘冒严寒、艰苦备尝，而每有一得，又兴高采烈，其乐融融。治学之道，千古一辙，两代相承，可谓巧合。

罗时慧

油，直吃得他满头大汗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他这个南方人，养成爱吃汤面的习惯，直到老年。

女儿傅益瑶回忆说，小时候父亲住在楼上，母亲住在楼下，每天清晨，母亲总要端一杯茶上楼看父亲画画，过一会儿，父亲送母亲下楼来，可他们说着话，不知不觉地，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，他们常常就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，弄得一旁的我们常常窃笑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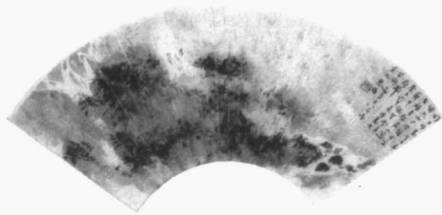
著名画家喻继高先生回忆说：“每逢师母生日，老师总是作画祝贺，并作长跋，这样的画我就看到十多幅。老师外出开会或作画，大小事都写信及时告诉师母，有一次老师去北京开了一个月的会，竟给师母写了二十九封信，中间还打过几次长途电话。”



为罗时慧作仕女图(1945年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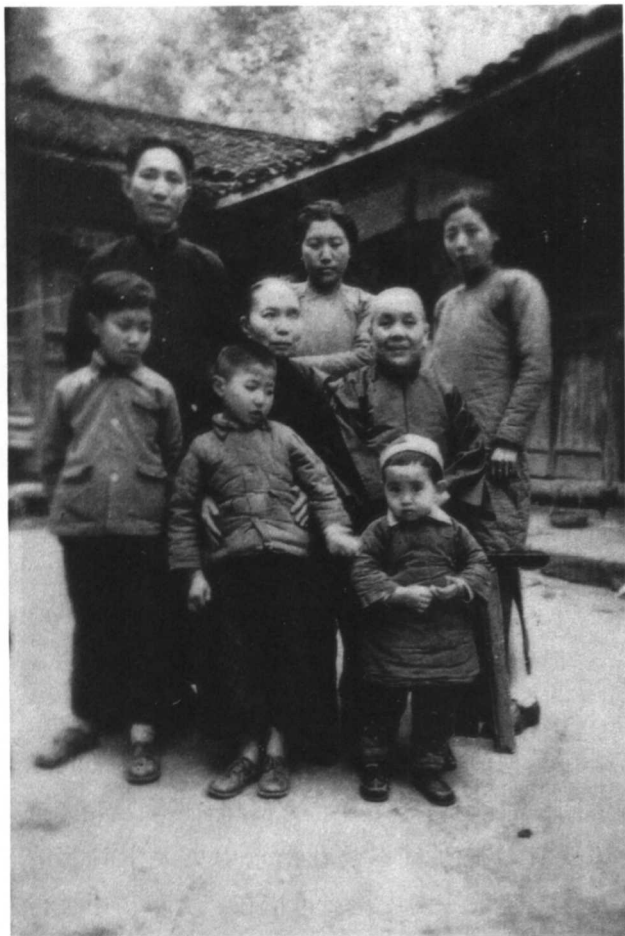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，罗时慧身怀三女傅益瑶时合影。夫妻两人脸上均洋溢着微笑。



扇面（上有“昨日时慧生日，率诸儿女与时宁……”字样）。

据时慧老人回忆，先生一生离家的时间，加起来不满五年，家信却有一大皮箱。抗战时，他在日本及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写的信，装了一大皮箱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被付之一炬。

先生对夫人的敬爱，在1945年为时慧夫人作的一幅仕女画中，有充分的体现。这幅作品，是傅先生仕女画中的精彩力作，画面上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人伫立在柳阴水边，体态之婀娜，神情之端庄，是先生心目中真正的佳人。这幅画的题跋之长实为少见：“今日为时慧三十晋五生日，入蜀六载余，实未尝重视之也。忆与时慧结褵十有五年，大儿益钧十四岁，二儿益钜十岁，长女益珊六岁，次女益璇方九月，从俗称亦两岁。余以艰苦之



八年抗战期间，傅抱石夫妇全家抵蜀，住在重庆郊外金刚坡上，与他一同生活的还有岳母李太夫人等。1945年，傅抱石夫妇在重庆金刚坡“抱石山斋”前，与岳母、妻妹等及三个孩子合影。

一天，抱石同志邀我到他家做客。他那时是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，住在赖家桥金刚坡的全家院子。记得他还邀了司徒乔夫妇。傅太太——罗时慧同志忙得团团转，我们酒醉饭饱，又喝咖啡。天还很冷，大家挤坐在一间小屋子里，谈笑通宵。一向沉默寡言的抱石，也许喝了酒的缘故，居然一反寻常，侃侃而谈，对时局大发议论，还激昂愤慨地背诵了屈原的《楚辞》中《九歌》的诗句。我不禁惊讶地发现他非常关注政治，他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主义艺术家。他说他正在酝酿，将把《九歌》的“二湘”和“国殇”诗意绘制成画。司徒乔不大讲话，直捋着他的美髯长须摇头叹息。他的夫人冯依眉则性格爽快，嬉笑怒骂，毫无顾忌。时慧也颇健谈。我倾听着，一边思忖，一边吸香烟。我们几个人都吸烟，屋里烟雾弥漫，灯光已被烟雾笼罩、掩蔽了。蓦地传来雄鸡报晓，已是翌日凌晨。

赵清阁

身，避地东川，岳母李太夫人俱来，战时一切，均极激荡，而我辈仍不废笔墨丹青，所居仅足蔽风雨，所衣皆丁丑前之遗，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。幸时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。益珊之前，戊寅秋于湖南东安旅次生一女，卒以入蜀途中殇于四川綦江，时正重庆遭敌狂炸之翌日。嗣后连得珊璇二女，哺育之苦，时慧任之，余之感纫为荷也。昔先慈徐太夫人常训示：汝生儿育女后，方知父母之大德。顾余冥顽，丁听若无闻，今数人之父矣。际兹浊世，一切不堪，倘将来得有所传，皆非余所应有，盖莫余母之所训，暨时慧之